

94
K265.6
11
2✓

罪恶魔窟

——731细菌部队最新揭秘

[英]彼得·威廉斯 戴维·华莱士 著

建国 白莺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C 030311

UNIT 731

THE JAPANESE ARMY'S SECRET OF SECRETS

1989 by Peter Williams and David Wallace

Hodder and Stoughton Limited, Londres

译者前言

731细菌部队是一个臭名昭著，同时又令人毛骨悚然的名称，它在人们脑海中所引起的联想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所谓科学家所进行的惨绝人寰的人体试验和在中国东北野外凛冽寒风中的累累白骨。

我国在解放后出版的一本关于731部队罪行的书及前不久在电视台播映的电视连续剧《荒原城堡》，使人们对731部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实际上所披露的仅仅是罄竹难书的罪行的一角。当时，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的美国，出于独家攫取731部队所谓研究成果的考虑，凭借占领军的有利地位和权势，不但将731部队的罪魁祸首从绞刑架下藏匿包庇起来，而且将所有731部队的资料占为己有，并在日后的年代中继续和深化了731部队所进行的研究。正因为如此，尽管731部队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但美国却一直是讳莫如深，以至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仍有一片人为的迷雾笼罩着731部队，它的全部活动始终仍是二战史中少有的几个未解之谜。

本书作者是英国两位著名记者，其中一位是多年专门研究二战时期特种战争的专家，耗费了近十年的精力和心血，翻阅了成吨的各种档案，并且利用近年美国国防部刚刚解除绝密控制的情报资料，对731部队的活动进行了深入细致，同时又异常艰苦的调查和研究。他们以翔实的史料和大量当

事人的供词，描述了当年不可一世的731部队如何起家，如何在3000余名中国、苏联、英国和美国战俘及平民身上进行的令人发指的病毒、冷冻和解剖试验，揭露了日本战败者如何收买美国占领军，从而使731部队的成员逍遥法外的内幕，特别是他们还揭示了731部队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细菌战争的内在联系。因此，本书堪称是关于731部队活动及其后续事件的迄今最为完整和权威的著作。

731细菌部队主要活动是在中国进行的，然而时至今日仍有许多细节鲜为人知，而且也有不少前731部队的成员在日本科学界占有显赫地位，所以这更是一本有益于后人了解历史真相的极为有意义的书。

译者

一九九二年三月

目 录

第一部 血腥的秘密

- 一 意外发现..... (1)
- 二 杀人不见血..... (3)
- 三 在满洲里究竟干了些什么..... (12)
- 四 核心机密..... (33)
- 五 沈阳犯人的下落..... (57)
- 六 细菌成为作战手段..... (71)
- 七 罪恶魔窟的末日..... (89)

第二部 揭秘始末

- 八 盟军各有所知..... (98)
- 九 麦克阿瑟的态度..... (119)
- 十 莫莱·森德尔斯其人..... (127)
- 十一 审讯石井四郎..... (144)
- 十二 铁证如山..... (167)
- 十三 苏联收集罪证..... (183)
- 十四 其他审讯..... (193)
- 十五 美国人的交易..... (209)
- 十六 哈巴罗夫斯克的六天..... (230)

第三部 黑暗交易的后果

- 十七 朝鲜战争..... (246)
 - 十八 四十年后..... (300)
-

第一部 血腥的秘密

一 意外发现

今日东京的神田区早在江户时代已经是大街小巷交错纵横，住满了各种手工艺人，它倚借与江户古堡毗邻的有利位置，成为遐迩闻名的贸易中心和易货市场，以满足古堡中显赫主人的各种需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美国占领期间，这里成为人们买卖二手珠宝货的地方。许多美国兵蜂拥此地，用极为低廉的价格就可以买到绝美的祖传珍宝。当时，在日本人看来，钱比任何珍藏的物品都重要——因为有了钱就可以吃饭，就可以活下去。今天，神田已成为大学生区，街道两旁旧书店鳞次栉比。旧书收藏家和想少花几百日元就能买到学习所需的新教材的手头拮据的大学生在这些旧书店里流连忘返。

一位旧书收藏家是原东京庆应大学的毕业生。1984年的一天，他发现了一个装满材料、散发霉味的盒子，他随手翻着，发现这些材料曾属于日本旧皇军的一位军官。或许是这位不知名的军官的年迈的寡妇处理掉了她丈夫的个人物品。这位旧书收藏家继续在盒子里翻找着，随后发现了两包科学

文献。在第一包文献里，有几张地图，上面画着标明风向的箭头和无法理解的符号。他揣摩半天也没弄明白这些符号的含义。另一包是关于医学试验的材料。几张图表的纵向栏目上端标有三位数字，横向栏目中填写了一种疾病的不同症状，并细致、定期地记录了病情的发展情况。图表中十分精确地记载了病人死亡前的病情。关于每一种疾病，材料中记有人体不同部位的肌（肉）压和痉挛情况。这位旧书收藏家认真阅读试验记录和报告后，发现这是一份关于破伤风的材料，署名人是池田少佐。在这份报告中，有些使人感到惊奇不安的东西。那些图表太全面，太详尽了。例如，从病症出现到开始发病及其后果均有记录。尤使这位大学生感到纳闷的是，在正常的医疗情况下，一个病人怎么可能告诉医生自己患病的最初症状呢？突然，他感到毛骨悚然——材料中透露所有疾病患者都受到人为的感染。这位年轻人全然不知自己发现了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件高度机密事件的唯一原始证据。那些不可解释的符号和数字掩盖着现代史上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

二 杀人不见血

千叶县境内的鸭村位于东京以东，离这几年因动乱、暴力和骚乱而出名的成田机场不远。1892年7月25日，一位大地主的第四个儿子石井四郎降生在这小小的村庄中。在整个19世纪期间，从将军到重建明治天皇时代，一贫如洗的村民为石井家族的富裕洒尽了血汗。从石井祖父留下的一副版画中可以看出，石井家宅四周房舍重叠环绕，其间点缀着树木、菜园和竹林。石井家族在附近树木茂密的小山顶上拥有自家的墓地。

石井是个出色的学生。他不费力地使他的三个兄弟在大学学业中相形见绌。他在一晚之间就可以通篇记熟一本教材。他考入了为知识精英而建立的京都帝国大学。他身高1米80，风流倜傥，声如洪钟。他个性强，目空一切，精力充沛。他在结束医学学业后应征入伍，成为皇家禁卫军的一名军医。他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由于很适应军队的生活，很快地成为一名职业军官。1922年，他就职于东京第一陆军医院。1924年至1926年，他在京都帝国大学的研究所专门研究细菌学、血清学、预防医学和病理学。同年，他被指定研究一项特殊计划，这将对他的后半生产生重要影响。

四国岛位于日本最大岛屿本州岛的南部。在香川县突然发生脑炎并造成3500人死亡。在医学史上，这种流行病第一

次被鉴别为日本B型脑炎，然而却几乎无人知晓它的病因及其传播方式。这种疾病的死亡率很高，约占60%左右。年轻的军医肩负着迅速取得成果的使命来到了香川县。石井刻苦钻研，试图找到分离出病毒的有效筛离方式。他是否取得了成功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这次最初的试验在他面前开辟了两个重要的科学研究领域：预防流行病和过滤水。这两个科研领域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京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都。石井同他的师长、京都大学校长荒木寅三郎的漂亮女儿清子在京都结下百年之好。人称，这门婚姻使石井同曾在1931年至1934年担任陆军大臣、在1938年至1939年任文部大臣的荒木贞夫*将军结下远亲关系。石井一生中处事极为圆滑，混迹于上层人士之间，并得到众人的帮助。他交往甚广，网开八面，神通广大，尽管他在上大学时并不总那么得人心。在日本，同一所大学的毕业生总是结成帮派，形成强大的校友网。像他的老师木村、东田、清野和正司一样，石井不久便利用校友组成的帮派进行了极为险恶的勾当。

1927年，石井提交了他的医学论文，题为《关于革兰氏阳性杆菌的研究》。细菌学教授木村是他的论文导师，他还记得石井是一个大胆有创见的学生，但往往不尊重他人。

“总而言之，石井就是这样一个妄自尊大的学生。晚上，他使用其他同学刚刚刷洗好的试管和仪器。当时，有三、四十个学生从事试验。他们合用实验室里少得可怜的器

* 原注：美国的一份材料认为如此。事实上，荒木贞夫出身卑微贫寒。石井的岳父、京都帝国大学校长出生于贵族家庭。美国人的说法可能完全有误。

皿。当别人都回家以后，石井便在晚上来到实验室。其他同学第二天一早发现器皿被弄得脏兮兮的时候，感到十分气愤。石井娶了荒木寅三郎校长的女儿为妻。校长家就住在实验室附近，石井想去时可随时登堂入室，在校长家可以说是不拘小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欧洲的大国开始讨论使用各种科学武器，特别是毒气所引起的道德问题。军人也似乎对使用这种可恶的手段感到耻辱。1925年，公众舆论中反对化学战的情绪达到了顶点。同年6月17日，大多数国家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在战争状态下禁止使用毒气和任何细菌武器的协议。但是，美国和日本并未批准这项协议。日本驻日内瓦代表团成员中有一位名叫原田的物理学家。当时，身为生物武器理论家的石井，竭力主张使用生物武器。他在读了原田关于正在进行中的谈判情况的报告后，反应十分强烈。多亏一位中间人的帮助，石井成功地使陆军部内部接受了使用生物武器的理由。当时任驻日内瓦代表团副团长的延藤浪少将还记得陆军大臣也知道石井的想法。“当时，参谋总部的人都知道石井，因为他总是强调细菌武器在我们未来作战计划中的作用。然而，参谋部并不同意石井的看法。”

石井在京都的军队医院中服役一段时间后，遂决定自己着手研究解决所面临的问题。1928年4月，他离开了日本，开始了为期两年的环球旅行学习。日本各驻外使馆和外交机构武官提供的介绍信使石井得以参观苏联、美国、法国和德国等三十多个国家的科研机构。这位年轻的军官携带许多重要的观察报告和建议返回日本后，即向上级报告说，所有西方大国正在积极、秘密地准备细菌武器。毋庸置疑，石井所

言全是假话。他说，日内瓦会议上正式决定禁止“细菌方法”，正说明这些方法肯定极为有效。他向陆军部和军队参谋部高级军官表示，日本如果不仿效外国列强，它今后将会面临巨大的危险。出于对细菌学的兴趣和渊博的知识，石井肯定会向那些高级军官力陈许多事实，其中包括流行病的巨大破坏力，如在14、15、16和17世纪，鼠疫横行肆虐，曾使欧洲大陆几近荒芜。还有，德国毫不犹豫地践踏它在1899年和1907年签署的海牙协议中关于使用毒气的规定，对协约国使用氯气、光气和芥子气。当然，他也会提到欧洲的医学界囿于传统，对人体试验所持有的畏惧态度。对于石井来说，日本应该迅速取得领先地位和利用一场全新的战争可能带来的机会。他甚至建议，如果通过人体试验取得更为确切的数据，领先地位将不可动摇。三位著名的、有影响的人物接受了石井的想法并为之辩护：第一个人物是户泉亲彦大佐。此人不久当上陆军部卫生局局长，后来又被任命为厚生省大臣。第二个是永田铁山大佐。此人后来当上陆军部军事局局长。第三个是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石井还得到军队参谋部铃木寄路大佐和陆军部卫生局局长梶冢龙治大佐等人的帮助。梶冢是细菌学家，他同石井相识于他们共事的东京第一陆军医院，并成为挚交。户泉是日本化学武器计划的创始人，他对石井的想法极感兴趣。户泉毕业于东京的帝国大学，并热衷于研究边缘科学之一的生物化学。他作为一名军医教授预防医学课，并在《日本军事医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苦味酸毒效的文章。同石井一样，户泉对预防医学的兴趣并未使他忽略使用有毒物质作为战争武器的可能性。1911年，他向德国工业危险委员会索要了一份有毒化学产品的清单。1915年，日

本军队委员会制定了一项秘密研究毒气的计划，户泉立即参与其中。

日本和户泉在遥远的东方密切注视着德国军队1915年4月22日在伊普尔附近的西线攻势所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果。德国人在这次攻势中使用了大炮和氯气，使敌军蒙受重创，协约国5000名士兵阵亡，10000名受伤。德国最高统帅部对取得这场攻势的胜利感到如此的意外，以至它没有来得及进一步继续发挥化学武器的作用。氯气化学武器的发明人弗里兹·哈伯当时在德国的后方，他希望通过使用他发明的武器能够一下子结束无法摆脱的壕堑战的恶梦。五个月以后，英国果然对德国人使用了同样的氯气化学武器进行报复，户泉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教训：日本因此而加快了其化学武器研制计划。户泉知道这种新武器的深远意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六个月的时间里，死亡人员中有六分之一是因化学武器致死。自1915年2月22日第一次使用化学武器以来，共造成91000名士兵死亡，130万人的健康终告受到损害。

1918年5月，户泉受命组建防化武器局和制造日本防毒面具的原型。一天，他因氯气中毒失去了知觉并差点送了命。但他拒绝住院，只在实验室里躺了两个月，边工作边接受特殊治疗。当人们问及他的身体状况时，他回答说，“士兵应战死沙场，而研究人员则应在实验室里殉身。”1919年，他到欧洲和美国去旅行学习。同年，化学武器的发明者弗里兹·哈伯因其关于合成氨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尽管科学界对此表示反对。哈伯在接受该奖时宣称，“在未来任何一场战争中，军人不会忽视毒气。这是一种科学的杀人方式。”

1919年，人们已经预见到化学武器比普通的炸药更为有效。户泉大量地搜集了关于化学武器的情报。但当他返回日本时，他深感失望。他原来所在的局从军队技术总部归并到军队科学研究所。事实上，军队医务人员不太受重视，人们往往认为他们无法胜任尖端科学研究。

当石井于1930年从欧洲出差返回并大肆宣扬化学武器的优势时，户泉异常兴奋，暗下决心，不能再让军队医务人员错过这一良机。他对防毒面具的研究使他意识到面临的使命异常艰难。例如，细菌和病毒的病原因子非常微小，防毒面具应比用于过滤气体粒子的面具强百万倍。细菌战为军队医务人员开辟了意想不到的研究领域。在日本的军队中，军医由于不带武器，往往在等级制中被列为最下等，光荣的步兵则排在最上等。一个医生的地位比同等级的后勤部门，甚至是兽医部门的同事还低下。户泉从石井的想法中看到了把他所在的部门从军队最低级别提升到最高级别的希望。

1930年8月，石井被提升为少佐，不久便进入了刚刚在东京建成的军队医校预防传染病部。石井白天在校教课，晚上便进行关于细菌武器的研究。他请户泉同他一起进行细菌研究。1932年，他所领导的传染病预防实验室当时忙于为军队准备免疫疫苗。1933年4月，他得到一笔20万日元的拨款，并在户泉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所新的预防研究实验室，那是一幢低矮而又极为普通的建筑。1933年10月，在户泉刚晋升为大学校长后不久，便为这所实验室举行了落成仪式。同月，石井接到神秘的任命，在军队重武器兵工厂担任一个迄未核实的职务。

30年代，皇道派和统制派两大派系争夺日本武器力量的

领导权。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是皇道派系的领导人，统制派系的领头人则是永田铁山。石井在两大派系之争中采取超然态度，但同时很会利用荒木的友谊及其保护。作为一名年轻军官，他竟敢提出一些相当过分的要求，譬如乘坐大臣的私人汽车。在荒木的专制势力垮台后，永田成为石井强有力的保护人。1934年，永田被任命为陆军部最有影响的军事局局长，不同于日本军队中的众多同僚，他掌握许多科学知识，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担任武官。他对毒气的可怕威力并非全然不知，并能够轻易地想象出细菌武器的巨大威力。永田在欧洲旅行期间可能确实得到石井的资助，但有人肯定地说，永田后来向石井还了钱。永田是一名出色的战略家，他对一场现代化战争所需的大量组织工作极为关注。他提出的关于在紧急状态下使军队和全民族投入全面战斗的总动员计划得到广泛支持。他的想法得到他所在的派系——人称为务实派——的支持，但却遭到年轻激进军官的强烈反对。这些年轻的军官认为，传统皇道派的“精神训练”将在未来战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1935年，皇道派的一名成员甚至企图用匕首刺杀永田，在此之前他曾帮助石井开始实施其计划，同时使这位出众的被保护人免受灾祸。

石井在军队医校服役期间因发明一种滤水器而一举成名，这件事仿佛一只无形的手，将他在军队中的地位遽然擢升了数级。事情发生在他从欧洲返回日本后的1932年，他成功地制造出了首台样机。这或许是因为四国岛的脑炎使他产生了彻底改变传统过滤方法的想法，与过去那些通过使水沸腾或添加味怪难闻的氯化物及笨重设备的传统净水工艺相比，他发明的陶瓷过滤器无异是一次巨大的飞跃。那些对效

率低下且有危害的古旧净水方法深感不满的士兵们往往不得不直接饮用沼泽里含有杆菌的水解渴，因而经常患痢疾。石井发明的滤水器的确是一场革命。利用这种滤水器可以清除腐水中的任何一种杆菌和净化各种河水。

为了显示这种滤水器的功效，石井甚至往他发明的样机中小便，然后一口喝下从样机中流出的饮用水。正如石井本所期望的那样，观看这次表演的陆军部和海军部长官们对此十分感兴趣。过后不久，经过一系列的改进，陆军部和海军部终于1936年决定在部队中使用这种过滤器。在此之前，天皇在1933年3月10日参观军队医校时也看到了这种过滤器。而后当天皇乘军舰视察时，人们再次向天皇表演了这种过滤器，天皇本人也坚持要喝从过滤器中流出的绝对纯净的水。不久后各种规格的过滤器相继问世。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专门创立了日本批量生产的制造公司，石井向其转让了独家制造权并受聘在一家公司当技术顾问。公司所在地距军队医校不过几百米。石井以继续提供合作作为交换条件，得到5万日元的巨额酬金，并开始穷奢极欲的生活。人们不久就发现这位傲慢自大、喧闹不休和感情外露的军医出入于首都最高档的艺妓院，他在这些大门紧闭的茶馆中的所作所为很快就引起军队保安部门的注意。一个普通的军官哪来的这么多钱挥霍无度，一掷千金呢？一个年龄相仿的商人三个月不过才能挣一百来日元。石井被捕了。在战前的日本，被捕几乎意味着被提前判刑。这可能导致石井生涯的结束。但据当时的传说，永田将军在得知他的被保护人石井遭受磨难后，立即进行干预，让人把他从监狱中释放了出来。出狱后，石井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人制作了永田的青铜半身雕像并将

其置放案头，以示对救命恩人的感激和怀念。

石井在他的新实验室里开始研究危害性最大的细菌。他用试管、培养箱和离心机所进行的研究表面上很正常，但实际上他真正的研究目的却十分秘密。当人们向他提问时，他总是一成不变地回答说他在继续研究水过滤器，同时也研究各种不同的疫苗。在预防传染病和提供经过化学处理的净化水的幌子下，他的真正兴趣日渐明确：从事他所认为的真正的工作。

对外界来说，陆军卫生局在日本军队中的地位不断提高。1934年3月过后不久，户泉担任了该局的少将衔局长。

石井所从事工作如此非法，而又如此重要，以至他甚至不能在日本公开进行。为了绝对保密，他只有到离东京几千公里之外、日本刚刚占领的中国满洲的荒郊僻壤继续进行新的试验。